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魔狼·药灵

原振侠(香港)◆著

华艺出版社

原振侠新科幻系列

原振侠 著

魔

狼

·

药

灵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魔狼; 药灵/原振侠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2001.9

(原振侠新科幻系列; 1)

ISBN 7-80142-353-4

I. ①魔…②药… II. 原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5558 号

京权 (图字) 01-2001 第 2991 号

魔狼·药灵

著 者: 原振侠

责任编辑: 梅 雨 郭 庆

装帧设计: 清 风

出版发行: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 1 号

印 刷: 北京纪元彩艺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字 数: 201 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0001—5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80142-353-4/Z·171

定 价: 16.00 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

原振侠给我电话,要我像以前一样,把他的经历记述下来。

我本想答应,但转念一想,何不由他自己来动笔,岂非更传神!把想法跟原医生说了,他第一个反应,居然跟温宝裕一模一样——夸张莫名,这是前所未有的事。

原振侠说:“卫先生,我……我不行…我只能拿听筒。”

我道:“世界上没有事是不行的,问题是你去不去做。”我起初把自己的故事记述下来之时,从没有想过不行,我手写我口,这样《钻石花》就出来了。原振侠知道我的脾气,说一不二,只好乖乖地搁上电话,开始用笔去记述他的故事。

两个月后,他给我送来一叠厚厚的原稿,看了一遍,不胜诧异:居然写得有我八成以上的水准。

我对着窗外的金门大桥叹了口气,看着晚霞片片,夕阳西下,不禁要说:青春有多好!原振侠年轻于我,由他来记述故事,节奏当更明快紧凑,特此在这里向各位读者推荐原振侠新传奇的首作:《魔狼》,保证你能消磨一个愉快的晚上。

卫斯理

于三藩市雨后的第一个黄昏

责任编辑：梅雨 郭庆

装帧设计：清风

· 魔狼 ·

荒野上的狼，孤寂、凶狠，令人避而远之。
人群中的狼，更恶毒、恐怖，人们却浑然不觉。

了无声息之际，狼群竟突然侵袭人类，从而揭开了原振侠新传奇的序幕。谜一般的狼踪，不断的死亡和舍命的追查，原振侠医生能知道的也不过是冰山一角，更疯狂的阴谋其实犹在背后……

· 药灵 ·

英明神武的原振侠，竟有凄迷而诡秘的身世。

为了追查自己的过往，原振侠卷入了一宗复杂而恐怖的商业犯罪中，而犯罪者却非一般人类。

一头由遗传因子研究所，以细胞变异而产生的药灵，活动在几间大的研究机构中，进行着不可告人的勾当。为了收拾这遗祸人间的怪物，原振侠不惜以身冒险……

ISBN 7-80142-353-4



9 787801 423535 >

ISBN7-80142-353-4/Z·171

定价：16.00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奏 | 1 |
| 第一章 东堂王国 | 4 |
| 第二章 黄金传说 | 16 |
| 第三章 魔狼现身 | 26 |
| 第四章 突袭直升机 | 40 |
| 第五章 困兽斗 | 59 |
| 第六章 孤立的世界 | 80 |
| 第七章 可耻的真相 | 91 |
| 第八章 狼群主宰者 | 109 |
| 第九章 崩落 | 124 |
| 尾 声 | 131 |

前 奏

天色齐黑时，北海道乌拉尔度假村“骑术俱乐部”的职员就把看守的责任，转交给村里的保安部。

保安部采三班制，八小时一更，今天晚上接到 C 队轮值。

三个年轻小伙子怀着不满的心情，接受了这个可咒的任务。

具乐部里，最贵重的设施就是豢养在马房里的十来匹纯种马。

这些马，多在北海道牧场配种，挨不上到马场出赛的，就给运到度假村里来供住客策骑。

由于是名种马，上层格外重视，常勒令保安们，尤其是当夜更的，要好好的看管。

这么多日子以来，却不曾出过什么祸事，因此，保安们就渐渐掉以轻心。

C 队的三个小伙子亦不例外，马马虎虎巡视了一番，见没有什么异样，就立刻溜到楼下的保安室，喝汤取暖。

十一月的北海道，天气已相当寒冷，在这种天时当夜更，实在是一种刑罚。

三个小伙子黄汤下肚，情绪登时高涨起来，其中一个脸上长满暗疮的大声地说：“驯路的妞儿可真漂亮，我一天晚上，干了三次，看！暗疮也少掉了。”

另一个矮个子不胜羡慕：“如果我能像你一样有个妞儿泡泡就好了！”

“放心！包在我身上，下次放假，我带你去钏路玩个痛快！”先前说话的小伙子洋洋自得地，还想说下去时，远处传来急烈的马嘶。

马嘶响了两下，就寂然了。

“咦！这个时候马怎会嘶？”矮个子有点狐疑。

高个子说：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正说得兴奋的暗疮小子虽然不愿，却不敢逆其他两人心意，只好结伴走到马房。

当他来到离马房不到二十公尺的地方，就看到了黄澄澄的光从暗角里射了过来。

起初还以为是新添置的灯所发出的光，但光会动，显然是能移动的物体所发出的光。

“什么人？”高个子拿起电筒，按了掣，向光源照过去。

“虎”的一声，黑褐色的物体，陡地向马房另一边走廊窜去。三个人立时拔腿追上去，一直追到走廊尽头。

尽头是一堵砖墙，物体奔到那里，“滋”的一声，就钻了进去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

三个人走到砖墙，伸手一摸，实牢牢的，物体根本没可能钻进去。

“酒喝得多，眼花了？”矮个子揉揉眼睛。

“对！一定是眼花了！”暗疮小子同意地。

“不可能！难道咱们三个人同时眼花？哪有这样的事！”高个子显然比较清醒：“我们去马房看看！”

他们来到马房。

马房有十个马槽，他们一个一个挨着巡视，一直到了第

九个，三个人“呀”了一声后，就呆住了。

在九号马槽里的两匹名种马，平日雄赳赳的，如今却蜷伏在草堆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地上布满了鲜紫色的血。

它们的脖子给咬断了，只靠一块薄皮连在身躯上，血从咽喉那里，不停地淌流，把黄色的禾草，染得一片通红……

第一章

东堂王国

直升机离开了北海道千岁机场，直向东飞。

三十五分钟后，已到了夕张山的上空。

我，原振侠坐在座椅上，阅读着卫斯理的小说《遗传》。坐在我旁边的是水红，她双肘靠在窗框上，正在眺望窗外起伏连绵的山峦。

“各位乘客！直升机很快就会到达乌拉尔度假村，请各位作好降落准备。”空中小姐那悦耳的声音流遍整个机舱，所有的乘客都不期然地探头外望。

“呀，了不起！”

“真美呀！比想像中还美呀！”

赞美的声音此起彼落，令我忍不住放下小说，挨向机窗向外望。

在我视野范围里的，是一片松针森林，森林里面，矗立着六座白色的摩天大楼。

空中小姐的声音又响起来。

“这六座大楼，楼高四十层，高达一百三十六公尺，下层是国际会议室、餐厅和商场，上层是酒店。”

声音不但悦耳，而且不徐不疾，显然久经训练，听得人酡然欲醉。

“直升机的左前方，即我们的北面，是海拔一三〇九米的乌拉尔山脉，乌拉尔度假村就是建筑在这山麓上。”

“了不起！了不起！真他妈的是杰作，”粗野声音的主人，是一个穿着紫色西装，颧首高耸，有着兜风耳的中年汉子。

乘客们的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了。

中年汉子咧嘴笑了一下：“这真是我们日本人的光荣。”

水红忍不住了，冷冷地道：“夜郎自大，美国科罗那州的阿斯並度假村，规模比这里就要大上两倍！”

中年汉子狠狠地瞪了水红一眼：“你懂什么！”

水红不服气，想出言讥讽，我拉了她一下，低声道：“水红，别胡闹！”

水红嘟起嘴巴，哼了一声。

“过去十年间，东堂集团投下的资金已达二千五百亿日元，今后五年间，集团打算再投资一千亿改善设施。”

乘客们又发出惊叹的声音。

空中小姐又向乘客们约略介绍了乌拉尔度假村的情况。全村面积六百平方公里，比东京廿三区的面积总和还大，村的大部分地区都被森林覆盖，环境怡人。

中年汉子忍不住说：“如果换作坪，就是二千万坪。五十坪的建筑用地，可以提供四十万个单位，不得了！”

中年汉子对地产事业似乎十分在行，不停地重复着数字。

播音忽地停了，从驾驶舱里走出了—个异常美丽的女人，向着那中年汉子微笑着，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向乘客介绍度假村里的种种设施，包括了一个有十八个洞的高尔夫球场，—条长三百公尺的回廊，里面布满机关，提供寻宝的乐

趣和冬夏皆宜的溜冰场。

女人用动听的声音说：“各位乘客，你们一会到了乌拉尔度假村，千万不可错过那个美术馆，虽不敢夸称世界第一，里面收藏的高丽陶瓷和俄国绘画，都是难得一见的宝物。”

我细细地听着，不禁叹了口气：“真的是了不起。”在我住着的那个地方，寸金尺土，别说像乌拉尔度假村那样的度假胜地绝无仅有，就是像样一点的小型度假屋也不多见。

乌拉尔度假村非但为人们提供度假所需要的种种措施，难得的还不忘弘扬文化艺术，每年都会按期邀请日本国内和海外著名的文化人、艺术家来演讲和交流学术心得。

今年，我在毫无准备下，成为了度假村的临时客人。在出发前夕，水红忽然跑来找我，硬要跟我同行，所持的理由是一不放心我一人成行，二则是两人结伴，旅途不寂寞。

缠不过她，只好投降。

自上了直升机开始，我一直在注意着一对男女乘客，他们看来像一对父女。我这样猜想，是由于我的直觉——我的直觉很少有错。

那男人大约六十前后，虽然头发和眉毛花白，但双目发光，精神奕奕，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。凭我的判断，对方不是学者，就是艺术家，在他身上，我嗅不到庸俗的商家气味。他坐着轮椅给推进机舱后，一直在闭目养神，一动也不动，就如一尊雕像。

坐在他身边的少女，十分惹人注意。水红可说是美少女了，但那少女看来，比水红更要美上几分。那乌黑的头发，披在肩膀上，肌肤胜雪，而嵌在脸上的五官，更是巧夺天工，了无瑕疵。

“世界上那有如此漂亮的少女！”

直升机飞行了大约十分钟后，我的直觉获得了证实，少女向那男人，轻轻地叫了一声“爸爸”。

由于机舱面积不大，少女的那句“爸爸”很清晰地飘进我耳鼓里。我不禁望了过去，正巧那少女也向我这边望过来，四目交投，我不禁面红耳热，正想把视线移开，少女的眼神却换上了柔柔的光芒，向我展示了友善的招呼。

我吁了口气，心情得到了平静，此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我总会趁隙偷偷地打量那个少女。

“各位乘客！直升机要着陆了，希望你们能愉快地度过这七天假期，小林和子谨向你们祝福。”那个美丽的空中小姐向着我们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直升机平稳地降落在草坪上，舱门一打开，冷空气就窜进来，我的皮肤立时绷紧，有微微疼痛的感觉。

所有乘客坐上了旅游巴士，沿着森林的山路，驶向度假村的主体建筑物——白色的大楼。

正如前面说过，我是突然接到邀请的。

原本受到邀请的是卫斯理，然而在出发前的两天，他突然患上了急性盲肠炎住进了医院。

我接到温宝裕的通知，赶去医院时，卫斯理刚做过手术，他的精神看来尚好，一见我来，喜不自胜地握住我的手道：“原！你来了，我可放心啦！两天后我要去北海道乌拉尔度假村讲演我的故事，现在怕不能去了！”

坐在病床前的白素说：“你想也不用想，我肯，我们的宝贝女儿也不肯呢！”

卫斯理向我伸了伸舌头：“你看！我现在是腹背受敌呢！”

原！帮个忙，代我走一趟吧！”

我一听，连忙推拒：“不行，不行！要我讲演，可不是我的本行！还是别人去吧！”

卫斯理眉头一皱：“叫谁？温宝裕？他一定叫日本人烦死！”

我还想推，卫斯理已抢先说：“原！你的经历已不少啊！而且你在日本留过学，应付日本人正是你的本行！还有，原！我要告诉你，以后有关你的故事，我再也不能代劳了，你要自己用笔把它们一一记下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卫斯理的话，有如一柄大铁锤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撞击在我心坎上。

卫斯理道：“我决定退休，辛劳了这么多年，也是时候休息了，原！答应我，代我走一趟！”

望着卫斯理那诚挚的目光，我软化了……

旅游巴士停在白色的大楼门前。

那大楼有一个极其雅致的名字“西塔”，我跟水红被安排住进十九楼的一个豪华套房，面积比普通五星级的酒店套房足足要大上两倍，两张大床，中间隔着一个意大利云石床几，楼层极高，令人有一种通爽的感觉。

房间里的设备，堪称周全，传真机、电脑，一应俱全。我走到落地玻璃窗前，一手拉开了窗帘。

窗外是葱葱郁郁的松林，偶然有几头渡鸟划空飞过。

我伸了个懒腰，发觉在直升机里涌起的倦意，顷刻全消，代之而起的是“出去看看”的冲动。

“水红！要不要出去走走？”

“干爹！我困，想先睡一会！”水红打了个呵欠（有关水

红跟我结谊的经过，颇为复杂，涉及少女感情转化的过程，兹略去不提）。

我摇摇头：“懒骨头！”

水红朝我扮个鬼脸：“祝你好运！”

“什么好运？”我狐疑地。

“看你在机舱里那副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明眼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！加把劲吧！说不定回来时已为小水红找到一个干妈了。”水红讽刺地说。

（呀！原来小水红一直在留意着我，还以为她不曾发觉我在打量那个美少女呢！）

我脸一红，叱道：“胡闹！”顺手关了房门。

我乘电梯到了楼下大堂。

大堂一角墙壁上有一块记事板，记载着度假村十一月份的活动内容和住客名单。

我凑上去，想从名单上找寻那对父女的名字，我相信我的直觉会令我找到我想要的资料。

住客的名单很长。看了一会，仍然无法感应到是哪个名字。

这时候，悦耳动听的声音从我背后响了起来。

“是原振侠医生吗？”

我转过身，站在我背后的，正是那个美少女。

她一见我，就惊喊起：“原来真的是原医生！爸爸可没认错人呢！我叫白根有希子，请多多指教。”白根有希子说的是很标准的普通话。

我跟她握了握手，问：“白根小姐！令尊怎会认识我？”

“嗯！”白根有希子礼貌地回答：“家父喜欢研究科学，在科学杂志里，看过你的照片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？”我不由得有点飘飘然。

有希子告诉我她父亲今趟应邀来讲学。

我于是问：“令尊将会讲什么？黑洞、恐龙？”

“历史！”有希子咧嘴笑，露出了雪白的牙齿：“是上古史。”

“那可不简单呢！”我由衷地说。

有希子点点头：“我们家里参考书一大堆，堆满了每个角落，我常笑爸爸快变成时光倒流的人物了。”

我见站在墙壁前讲话不大方便，提出“何不去咖啡室喝杯咖啡”的请求。有希子欣然接受。

我们在咖啡室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来，要了巴西咖啡。

有希子是一个爽朗的少女，她告诉我目前正在念大学。

通过谈话，我对有希子的家庭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有希子的母亲早亡，她跟父亲相依为命。

“对我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我爸爸，他身体不大好，中过风，需要照顾。”

我发出了赞叹的声音：“原来有希子小姐是孝女呢！”

有希子脸一红：“爸爸本是大学学部长，中了风，行动不便，所以未到退休就辞了职。后来有一家私立大学请爸爸去讲课，不到一个月就闹翻了。”

我苦笑道：“令尊的脾气可真怪，不过，有学问的学者大多是这样。”不知怎的，我又想到了卫斯理，如果他把专注在寻幽探秘的努力改放在生意上，说不定已成为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

正在这时候，大堂那里传来了吵闹的声音，我跟有希子同时望过去，在电梯门前，正有两个男人在争吵。

其中一个就是跟我同坐直升机，穿着紫色西装的那个中

年汉子，跟他吵得面红耳热的对手，是一个身形矮小的老头子，头半秃，穿着灰色的工作服。

我向有希子打了个眼色，站起来，朝电梯那边走过去。刚好有个侍者从电梯那边走过来，我一把拉住他查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侍者道：“那个老头子叫森冢，是本村陶艺店的老板，平常靠教客人做陶器过活，人不错，就是有点儿独断。”

森冢为什么会跟中年汉子吵得面红耳热呢？我走近去，只听了两分钟，就明白过来。

森冢大声骂：“你别买我的陶器，你简直侮辱了我的杰作！”边骂边喘着气，显然他内心的愤怒已到了极点。

为什么会这样生气？原来那个中年汉子竟然把森冢视为宝贝的花瓶，当作了痰壶，吐了一块厚厚的浓痰。

作为艺术家，你不买他的作品不要紧，就怕你侮辱他的作品，这种心情，我十分了解。

“呸！有什么了不起！”那汉子看来毫不让步，十分傲慢：“还不是要卖给人的吗？卖给了人家，别说做痰壶，就是作尿壶，也不干你的事！我付了钱，喜欢怎样就怎样！”

原来中年汉子已买下了那个花瓶，一时喉咙痒了起来，就朝花瓶吐了口痰，想不到却惹来森冢的不满。

森冢狠狠地道：“我再对你说一遍，我卖的是花瓶，可不是痰壶。”

“滚你的蛋，花瓶是我的，我喜欢怎样就怎样！关你屁事。”中年汉子给森冢气个半死，语调粗起来：“你再胡缠不清，我就撒一泡尿进去，哈哈……”

汉子狂笑起来。

看到那汉子的表情，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。